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驚夢啼 第二回 喜得妻鴉鳳同巢 苦存兒神明皆佑

詞曰：誰人不願多嬌婦，富足能消受。得好已從歡，被衾貪戀，難免堂前嘔。
醉卻不勝杯後酒，力疲耕畝。騰挪且轉肩，默默風情，已托花和柳。

——右調《醉花陰》

話說柳媒婆說得十分動火，顛穩了利大郎，遂乘機說道：「也無甚別事，只因他生得標緻異常，任員外十分得意，未免受寵，不是原封。今因他家奶奶不容，急要拆開他二人，故此不要重價。又因員外吩咐，要配個一夫一婦。若是肯與人做妾，就是一百兩也有人肯出的。」利大郎聽了十分歡喜道：「如今世界哪裡認得這些真。只要他做人好，不在原封不原封。」利媽媽聽了，連連搖頭道：「後生家曉得甚麼事，你只顧眼前，不慮日後。他既是任員外心愛之人，一時被主娘炒鬧不過，忍氣賣他。倘嫁到我家來，藕斷絲連，私心未已，常來走動，我一個清白人家，成甚模樣？這般親事實難領命。」柳媒婆聽了說道：「呵呀呀，你這老人家說話忒不圓活，忒不聰明。任家是有任家的規矩，你家自有你家的規矩。今在任家是為使女，焉敢違逆家主？巴不得奉承得家主喜歡，一生受用不了。今既到你家來，就是你家的媳婦了，豈有不守丈夫規矩？況且任員外是個富翁財主，出入有多少跟隨，好不尊重體面，怎肯到你這磨豆腐的人家來？你自己不覺這滿屋裡都是豆腥氣、酸水臭？

兩條板凳，一張四腳牀，且問你請他坐在那裡？你看地下骯髒，他一雙大紅方烏鞋，叫他立在那裡？若要你一杯好茶，諒你也拿不出來。你忒看尊了自家，將一個萬貫的財主看輕了。

我倒一片好心為你，你倒做起身分來。只怕你錯過了喜神方了，罷罷，不害了這嬌滴滴的媳兒到你家來受苦，咒罵我不了。」說罷立起身就走。

利媽媽見他好一張媒婆嘴，正欲說他，只見兒子將他一把扯道：「柳媽媽不要性急，你說的是句句正理。我母親坐在家中，不曉事的人，莫要怪他。須看我面上，總承了我。」利媽媽見兒子如此，只得轉口說道：「是我一時淺見唐突，不必較量。」遂留他坐下，一面收拾酒飯管待柳媒婆，又一面進房取出一個包兒，是他積年藏起的銀子，叫兒子稱了十兩，用紅紙包好，又稱了三兩，共是兩封，付與柳媒婆。柳媒婆道：「不是我方才要衝撞你老人家，實是難得這頭好親事。明日是黃道吉日。今日已晚，我且帶回家中，明早送去。你也家中收拾起來，打點轎子，料理諸事，等我來回去。」說罷，竟自歸家。

到了次早，將三兩稱了一兩，與十兩一封，帶在身邊，便走到任家，見了強氏說道：「我為了奶奶這件事，昨日出了門，至今還不曾住腳。」強氏聽了笑道：「這樣說來，你昨夜不睡竟走到天明？」柳媒婆笑道：「我的奶奶，你就不容我說句討好的話兒。」強氏道：「你今可曾尋得有人家麼？」柳媒婆道：「我尋來尋去，俱是有了銀子的，就有了老婆；沒有老婆的，又沒有銀子。一時再不得湊巧，只得尋了一個嘉善城外有名數一數二，本少利多的財主，方敢來說這春桃姐哩。」強氏道：「財主不財主，我都不管。只要拿得銀子來，就與他人了。」柳媒婆便在袖中取出一封紅紙包打開，放在桌上說道：「這是四錠零六件，俱繫足色紋銀。這另外一兩做使用，奶奶可替他分數與眾人買酒吃。」強氏將銀子收下。任員外忍不住便問道：「你說的果是甚麼樣人家？可是一夫一婦？」柳媒婆道：「若不是是一夫一婦，怎敢來說。我的面孔，不是老員外打巴掌的所在。他家母子過活，就住在我家斜對門。姓利，是個做豆腐的。」任員外聽了，只是搖頭歎息。春桃在旁，先前聽見說是有名的財主，心下十分喜歡。今聽見說出是做豆腐的，便十分氣惱。欲待上前打罵他一番，攆丟他的銀子，趕他出去。卻見強氏如羅刹女一般坐著，又見將銀子收了，便急得沒法，不覺失聲哭泣。

柳媒婆見春桃有不願之意，便連忙說道：「春桃姐，你想是怪我錯尋了人家了。我做媒的這雙眼睛是相女配夫，從來會嫁的嫁對頭，不會嫁的嫁門樓。他是個未發跡的財主，你是個已破身的女娘。你今這般年少，他也是個俊俏後生。你若嫌他生意低微，豈不曉得若要富磨豆腐？又說是閻羅王賣豆腐，小鬼也不敢進門。你今嫁了他，包你無災無難，發財發福。一對少年夫妻，恩恩愛愛。只怕到那時節你就忘了我這柳媒婆了。」

一時說得任員外、強氏與使女、僕婦大家俱笑起來。連春桃也笑個不住。柳媒婆也笑道：「我就住在斜對門，明日做了鄰居，正有得同你說笑話哩。」強氏遂留他吃了個酒飯。柳媒婆道：「我今回去叫他晚上來抬便了。」說罷謝出。任員外只暗暗歎氣，只得去袖了一包銀子，乘空遞與春桃，說道：「今日你我分離，使我寸心如割。欲要勉強留你在家，又恐被他磨折，反為不美。故此硬了心腸，嫁你出去。或者天有見憐，日後相逢，也不可。我今帶得些須，你拿去使用。」

說罷淚流不止。春桃聽了，不勝痛哭道：「我蒙員外抬舉，止望長久，與員外生得一男半女，報答員外。誰知奶奶狠毒，立刻拆開。這般恩情叫我一時如何捨得員外？不知何日方能報恩。」

任員外聽了，一時兩淚交流。兩人摟抱而哭。正在難捨難分，不期強氏曉得，走來一頓喝罵，二人只得放手。

到了將晚，柳媒婆已領著一乘小轎子歇在門外，自己走進來說知。便催春桃打扮。

春桃只得梳洗，更換衣服。又將房中動用之物細細收拾，付與柳媒婆拿出。然後來拜別員外、奶奶，磕了四個頭道：「多蒙員外、奶奶恩養成人，日後當圖報德。」強氏道：「這也不勞你圖報。」便兩眼看著任員外。任員外只是舉袖拭淚，不敢做聲。春桃拜完又與同輩作別。大家流淚了一番，又看了任員外一眼，方同著柳媒婆走出前廳。任員外的兩腿越起，要出來送他，卻被強氏一頓「老沒廉恥」，任員外只得忍氣吞聲，看著春桃走出。

春桃出了大門，柳媒婆扶他上轎。一路抬出城來。到了利家相近，方有樂人吹吹打打，火爆流星，迎請到門。

到了堂中，柳媒婆扶著春桃下轎，與利大郎同拜了天地，又拜了婆婆，同入房中，吃合歡杯。

春桃一向在任家住的是高堂大廈，今走到小屋裡來，不覺得一時局促促。又見房中箱籠全無，牀帳欠好，心中好生不悅。又鼻內一陣陣的氣息難聞，只滿眼流淚，欲思嘔吐，忙叫柳媒婆近身悄悄說道：「我箱中帶有沉速香，你與我取些出來燒燒。」遂將鎖匙付出。柳媒婆開箱取了些出來，一時焚起。

因笑說道：「娘子這樣趣物，大郎也是趣物。如今恩恩愛愛，如魚得水。生男育女，做起人家來，也不在我做媒一場。」說罷，便來送酒奉菜。春桃只略略吃些，便在燈下偷看新郎。早看見他唇紅齒白，身體豐腴，心內轉了一念，就不流淚。又坐了一會，柳媒婆叫人進來，收去酒肴。扶了春桃向牀上坐著，又與他將被窩薰，薰得香香噴噴，笑道：「好讓你二人做好事，我不來照管你了。」便用手將房門掩上，自到堂中吃酒去了。

這利大郎雖然年紀二十一二，卻是未破身的童男。在燈下看見新人，果然標緻，又聞了這些從未見面的好香，心中只是劈劈的亂跳。亂跳了一會，一時便忍不住，忙立起身走近牀邊，低低說道：「夜已深矣，請娘子睡罷。」便笑嘻嘻來替春桃解衣鬆扣。春桃故意推阻了一番，見新郎情極，低低笑說道：「不要心慌，讓我慢慢脫去。」遂自脫完，止留小衣未脫，自入被而睡。利大郎即便吹燈上牀，鑽入被來，將春桃摟摟抱抱，逼他去了小衣。春桃久知情味，便不推辭。利大郎便翻身□著源頭，卻不費一毫力氣，早已鑽鑽研研，各得其如。怎見得，但見：

一個是知情女子，一個是年少兒郎。知情女子迎合來，似柳舞花飛；年少兒郎進退時，如蜂爭蝶攘。

這個喜孜孜，乍吃甜頭；那個笑嘻嘻，今宵快意。東西搖蕩，引逗的魄散魂飛；上下鑽研，挑撥滿身蘇骨軟。霎時間兩散雲收，頃刻裡掩旗息鼓。

兩人一番快樂，春桃心中十分快暢，遂歡然而睡。到了天明起來，利大郎同春桃拜見母親以及眾親戚。親戚見新婦人物齊整，

俱喝采叫好。有的暗暗替他歎息。利大郎與母親備酒管待諸親。春桃在房中將帶來的衣帳被褥盡行換過，又東擺西設，另有一番好看。他只坐在房中，燒香吃茶，只等夜間與利大郎作樂。

不覺過了三朝九朝，又是滿月。滿月之後，利媽媽對兒子說道：「我們是生意人家，一日不做，一日不活。今有月餘不做生意，將來柴米欠缺。明日是好日，你去買了豆來。」利大郎聽了，沉吟半晌道：「生意雖然要做，須再過幾日，我有道理。」利媽媽只得依他。

又過了數日，又再三催促，利大郎只得去買了豆回來，因悄悄對母親說道：「媳婦新來，又且不慣做我們的事，我且同母親做去，慢慢教他方是道理。」利媽媽聽了，便冷笑了兩聲。

到了三更時候，利媽媽連忙起來，洗鍋抹灶，料理了半晌。

只不見兒子出房，便忍不住叫了數聲。利大郎聽見方才答應，又隔了一會，只得披衣而起。一時驚醒了春桃，春桃連忙攙住道：「這半夜三更，正然好睡，你為何起來？」利大郎道：「娘叫我去磨豆腐，明日要做生意了，故此不得奉陪你。」春桃只得放他起身出去。他母子二人一時磨將起來，直鬧至天明。

只苦得春桃在牀上，耳根邊直搖晃的亂響，一時那裡還睡得著？

竟醒至天明，只得穿衣下牀，卻見利大郎手中拿著一碗漿皮來，道：「你可趁熱吃了。」春桃道：「你放在桌上，我自來吃。」

這日利大郎賣了些銀錢，就去買些酒肉來家。利媽媽見了甚不歡喜。因是初次，不好說他。

到了夜間，利大郎與春桃上牀，各乘著酒勁又風流了一番。

春桃因說道：「為人在世，日間辛苦，全靠夜裡安眠，做些風流趣事。你今做這生意，甚非常法。」利大郎道：「行業落在中，這也沒奈何的事，辛苦也說不得。」春桃道：「你何不日裡做了日裡賣，或者今日做了明日賣，何必定要在三更半夜起來？我昨夜被你們亂了半夜，我只睡著看著天明。」利大郎道：「這件生意全靠夜裡做了早上等人買去吃飯。若錯過了時辰，就買得少了。」說罷二人睡去。自此利大郎只同著母親做活。

過不多日，春桃只覺氣促身粗，方知是有了身孕，利大郎不勝歡喜。春桃一發裝腔作勢，吃現成茶飯。又過了多時，忽一日腹痛起來。利大郎知是分娩，忙去叫了穩婆來家，只守到半夜，春桃竟生下一個兒子。穩婆連忙洗浴包好，送與春桃。

春桃知是兒子，心中暗暗歡喜。利大郎見了，也不勝歡喜。連忙報知母親。利媽媽初然聽了，亦甚喜歡。因將手指一算，不勝叫苦。忙叫兒子到面前，說道：「從來懷胎必須十個月方得分娩。就不足月，也須要九個月。再或是八個月。今媳婦自嫁過來尚未滿六個月，忽然分娩，這是在任家不□進，是任家的孽種。趁今尚無人知覺，你作速進房去，將這孽種拿出門撇在塘中淹死，免得日後被人談笑。」利大郎聽了母親之言，便轉身就走。

此時春桃在牀上抱著這孩子在燈影下細看，卻見這孩子頭圓面方、眉端日正，不勝歡喜道：「也不在與任員外擔驚受怕恩愛一場，留得他種，日後養大，使他領去，□不絕他宗嗣，報他求子之苦。」正在歡喜之際，不期利大郎氣呼呼走近牀邊，欲用手在春桃手中來搶這孩子。春桃忽抬頭見他顏色不善，一時心中動疑，忙將這孩子藏入被中問道：「你做甚麼？」利大郎道：「我來要看這孩子一看。」春桃道：「你方才看過了，你我養的，你明日正有得看，不在此一時。」利大郎聽了，便攢眉搖頭道：「未必，未必。」便來揭被。春桃一時著急，只得說道：「我與你恩愛夫妻，有話須對我說明，不可造次，傷損我命。」利大郎是老實人，見說著恩愛，又說傷命，便住了手。將母親叫他淹死這孩子細細說明。

春桃聽了不勝著驚。驚定了半晌，因有了主意。便哄著利大郎道：「你這人真是老實，信了不通世事之言。教我如何依得古法？當時古法，男子三十而娶，女子二十而嫁，男克女足，故能懷胎十月，而生男女。你今年二十二，我今年十八，皆未滿足。若是得孕減半算來，該是五個月分娩，只因你我俱在半中，放此六個月生了，正合時宜。你不要聽他老人家背時之見，害得我無男無女，他方才快活。不知他是何主意，就是依他說該十個月分娩，說這孩子是任員外的種，我嫁到你家也是六個月了，他止得四個月的種。若四六算來，你下的種豈不比他更多。你也是有分的子息。你不見有的人還要去過繼螟蛉？就是真正任家的種，你今現成做爺，等他日後長成有個幫手。況且救人一命，陰功不小。我今正做若婦，九死一生之際，你若將他淹死，我命亦難存活。往日與你夫妻情分，你俱丟在那裡去了？」

利大郎細細聽明，說道：「你的說話句句有理，若聽了他淹死，你必要尋死覓活，決然弄出事來。我掙了多年，方得娶你，倘弄得家破人亡，悔也遲了。」說罷便出房去，打發穩婆出門，進房來服事春桃，春桃方才放心。這利媽媽見兒子不依他，心中十分氣惱，且按下不題，正是：

當時驚恐放鴛鴦，今為存兒不避羞。

莫道冥中無果報，早從五夜喚回頭。

卻說春桃極力保全任員外的血胤，不使他絕了戚嗣，一種善念早被夜遊神細細報知本縣城隍。

城隍見報不勝驚喜，遂叫降善司道：「你可去查任員外可該有子，春桃福祿如何，速速查來以彰報應。」降善司即去查明，來稟道：「任員外無子，皆因與強氏前世有仇，不容娶妾，以致半生無兒女之緣，卻與春桃有未了宿緣，生子卻被利家溺死。春桃雖嫁利大為妻，但春桃前生有負情人，今生相見被迷，合受惡死償還，並無福祿，不久歸陰。」遂又將未來之事細細說出。城隍聽了又問道：「任員外做人可該絕嗣？」降善司道：「任員外處世並不苛刻，忠厚有餘，只等他妒婦命終，方娶妾生子。」城隍聽了，沉吟了半晌，不勝歡喜道：「吩咐降善司在春桃名下增其福祿。夫婦偕老，其子後歸任家。」又喚兩名鬼卒，到任家去如此這般，臨時勿換，鬼卒領命而去。各各施行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春桃自從生了這個兒子，不勝歡喜。到了滿月之後，替兒子取名天寄，便又打扮得妖妖嬈嬈，抱著兒子常立在門前。

利媽媽看在眼中十分不快，便漸漸的發話道：「嫁富貴行富貴，嫁貧賤行貧賤。若是命好，也不嫁到我家來了。實指望有了媳婦替我些力，至叫我辛辛苦苦，他到安安閒閒，吃著自在飯兒，抱著個雜種。有甚臉嘴立在門前，也不怕人談論？」春桃先前聽了，只忍氣吞聲，不敢回言，只在房中暗暗哭泣。

常言道：婆婆瑣碎，媳婦兒頑。到後來，忍不住便接言回語，說到婆媳十分不投，時常吵鬧。虧得利大郎夜間罵責妻子，日間解勸母親。不期這利媽媽思前想後，以已守寡多年，養大了兒子，討了媳婦，吃碗自在茶飯。誰知討了這個媳婦來家，貪吃懶惰，連兒子也是這般起來，弄得門前生意蕭條，便十分氣苦，漸漸的氣出病來。日積月累，服藥無效。將及臨終，因對兒子說道：「我當初原不肯叫你討他，只因你不信我。只怕我死之後你的苦就來，還要替你裝門面壞名頭。你若肯甘心便罷；若不情願，可聽我言，速速尋人打發去了，還是利門有幸。」

說到傷心，一時痰塞，到了半夜而死。利大郎不勝痛哭，與春桃守到天明。幸喜得利媽媽有些積蓄，便拿來買了衣衾棺木，不日成殮，停在堂中，受親鄰弔奠。守到七終，春桃便叫抬了出去。利大郎道：「一時怎得有銀子抬？且過此時再處。」春桃便將任員外付他的銀子取了些出來，道：「夠他入土了。」利大郎見了銀子，不勝歡喜。過不多日就叫些人抬上祖墳，不日埋葬回家。自此夫妻過日，不睡到日上三竿也不起來。

春桃無拘無束，有時高興，便幫著做些豆腐。做了一日，倒歇了兩日，時常回人。及至做了，這些人家不曉得，又在別處買了。家中十分清淡，春桃又日日少不得葷酒，只得將身邊之銀今日也用些，明日也用些，漸漸用完。利大郎見無來路，只得苦掙做了幾箱豆腐，賺錢養他，將就過著日子。

過了年餘，這春桃便漸漸的短歎長吁。不是去對鏡咨嗟，就是停針不語。利大郎見了，曉得家中淡薄，只得勉強買些葷菜好

酒，要奉承他歡喜。每日到夜，兩人吃一壺上牀。不期再博不得春桃如前之歡容笑口。誰知春桃之意不在酒而別有在也。你道這是為何？

大凡人之情慾在於飽暖。這利大郎先前是新娶，家中之事俱是他母親料理，不致十分窮迫，故此與春桃竭力綢繆。春桃有此消遣，早間起來巴不得到夜。家中無柴無米，絕不與他相干，只圖他的快樂，所以日月容易過去。不期這利大郎死了母親，一時自己當家，苦掙過日，不到半夜就起來挑水劈柴，燒火磨豆，大片精神皆為在銀錢之上。辛苦了一日，到了夜間上牀，雖有少年心性，未免不如當日，只草草完局而已。然雖不能盡春桃之興，而春桃尚可少伸其渴，也還不致十分愁苦。不意近來利大郎口乏肥甘之美，身任筋骨之勞，漸漸的心不在焉。

但心乃身之帥主，故眼耳鼻舌以及舉動之物，皆是兵卒。心能運動於中，則外面的兵卒呼吸皆靈，而為我用。兵之所恃，又在糧足，糧足則兵強，糧乏則兵疲。今利大郎的主帥怠矣，糧乏矣，兵疲矣，又焉能披堅執銳，斬關破圍？非不為也，是誠不能也。而春桃之春情未減，花貌依然，毋怪於歡寡悲股，愁煩心晦。又豈肯自棄自情？故拂鏡以修眉，開奩而調粉，不撫兒懷舊，則顧影自憐，如此已非一日。到了後來，又觀現在而生憐，只得出房，相幫利大郎做些輕戶生活，在灶上揭些腐皮。

到日間閒了，便抱了天寄在門前，或探半面，或得笑聲。

一時間傳得與近街坊，俱說利大郎的妻子標緻，因而人人羨慕，說他家的豆腐好吃，俱到他家來買，一時生意十分興盛起來。

也就有幾個少年輕薄後生，往來窺看，漸漸的捱入門來，與春桃傳言色笑。春桃不推不阻，引得這幾個後生顛顛倒倒，皆從五更到他家來買漿皮兒吃。利大郎只在灶前燒火，春桃只在灶上料理，與這一起後生傳碗遞盞，不是在手上傳情，就是在腳下丟意，春桃只笑不語。利大郎有時看見，竟做不知。原來他的生意近來全虧春桃招攬，主顧大半是吃漿皮的，人多，就做了豆腐，不到日中就完。這利大郎心中十分歡喜，竟將春桃做了一個豆腐招牌，卻只是不離家遠出。春桃雖與這理解事後生眉眼傳情，卻無用武之地，只索按住心猿。這些人見他天天寸步不離，只好做個望梅止渴。但這一望想念之時不能已已，日日走來希圖博一面一笑之時。又一日平明時候，走進一個人來，買腐漿皮吃，與春桃四目而視。這人吃完出門而去。